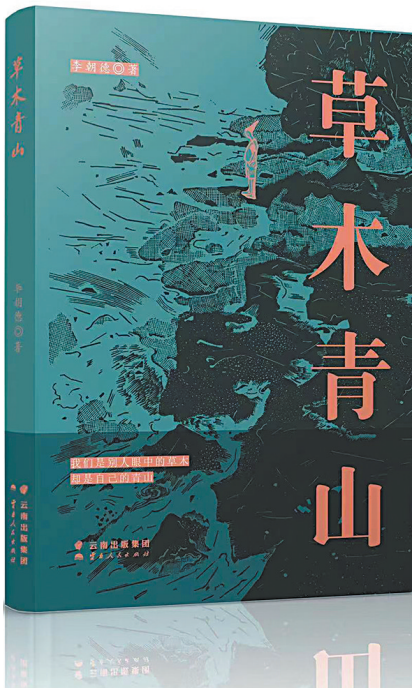


书香云南

满 储 真 情 与 美 感 的 文 学 书 写

读散文集《草木青山》

朱曦



草木青山

读李朝德的散文新作《草木青山》（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版）是一种文学享受。该书30篇作品有40%是近3年来的作品。其中，一些佳作曾入选《散文选刊》《人民日报年度散文精选》《中国年度散文精选》《中国随笔年度精选》《海外文摘》等，可见其价值和影响不俗，值得品读与研究。

散文是一种灵活自由的文体，看似简单，但要写成精品力作却并非易事。《草木青山》是可以珍藏和玩味的精品，属于我喜欢的读了还想读、读罢忘不了的那一类。文集内容丰富，囊括了作家个人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作品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抹不掉的乡情和乡愁，如《黑夜的火车》《绝望的笛子》《狗的腐化堕落》《河上捕鱼者》《看啊，那鸟那人》《上坟记》等；二是丰富多彩的生活，如《古村与毒水》《城市符号与乡愁密码》等；四是人生感悟和生活的哲理化言说，如《好像一匹马》《苍鹰与盲鱼》《双面镜》《木莲花开》等；五是缅怀师长、感悟人生，如《同一首歌》《明月下西楼》《月夜梨花白》《妻子倒下的人》等。这些作品是作者生活体验、人生感悟、文化习得、知识汇通的“万花筒”，体现了作者人文思想的精华。

优秀的散文不是凝固的，而是灵动的，它是在变化与流动之中显现出作家的审美判断和精神向度。黑格尔说得好：“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作品的美学价值来看，《草木青山》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集。具体说，作品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真、情、美”三个层面。

“真”是李朝德散文的第一个符号意义，所显现的内容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地域文化特色。“真”是自然美、生活实的反映，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长期感悟，呈现出心理化的特征，以“真”为目的，以客观存在为参照物，表现作家的个人生活及生命体验，然后写出真实可信的作品。如《黑夜的火车》写游子在外工作，由于工作忙碌，很难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即便是乘火车经过家乡，从远处可以看得村庄时却不能下车，于是只能与母亲相约，当火车经过家乡的时候开启手电筒，以电光示意，母子在远处同时出现，算是相见。此时此刻，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母亲却深知孩子的忙碌，并没有因见不到儿子而生气。作品写得真实自然，思念母亲是一种真情实感，在朴素真切中表达了孩儿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坚毅慈善的性格。《好像一匹马》写了家乡著名的兽医树林叔医技高明，远近闻名，他给马儿治病自有办法，一眼便能看出马儿的习性和优劣，深得村里人信赖。作品写人惟妙惟肖，极富乡土气息。《看啊，那鸟那人》写家乡蚂蚱鹰的习性和凶猛，它常常进村抓小鸡，但后来村里用药灭鼠后鹰就少了；写儿童时候趣事，一群小孩子用弹弓打小鸟，打到小鸟把它的脸啄得好吃一顿，但是忽然发现鸟儿不见了，有的小孩气得“哇哇”大哭。这些童年故事写得妙趣横生。说到这里，我忽然感觉，李朝德的写作方式有些特别，似乎受到现代著名作家废名等人的影响，废名以写诗、写散文的方式写小说，创作了一些具有乡土特色的经典名篇，他的小说也被称为“诗化小说”“桃花源小说”。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柚

子》《去乡》等小说都有浓烈的乡土气息，经久不衰。李朝德写家乡散文也记录了自己沾益老家的生活，写出了绵绵的乡情和乡愁，也有浓烈的乡土气息，甚至还有淡淡的哀伤。正如李朝德在《自序》中所言：“我所写的有些是至亲，有些是过客，有些是一晃而过的身影；有些地方就在脚下，有些地方却是永远也无法回去的过往和从未达到的远方。”这席话道出了李朝德的散文写作的心声。其实，在我看来，李朝德很多叙事抒情散文很像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的描写上已经具备了小说写作的条件和可能，作者只要作些调整就可以写出优秀的短篇小说。

“情”是李朝德散文的第二个符号意义，它通过对家乡故土的缅怀，对亲人和前辈的缅怀，对生活的贴近式言说来表达。他的散文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满贮着一腔真情。他写母爱恩大于山，写父爱情深似海，写师友挚爱缠绵，令人感佩。他的散文《绝望的笛子》《一人一指一梅花》《月夜梨花白》中都能看到如上情绪的表达。《绝望的笛子》写游子长期在外工作，不能回老家沾益陪伴身患重症的父亲，内心十分内疚。为了减轻父亲的忧伤，弥补孩儿的内疚，作者买了一支笛子送给父亲，让父亲时常吹吹，一是分解忧愁，二是减轻化疗带来的痛苦。透过笛子的意象，展示了一段人间真情，写出了父亲对儿子的关爱。请看文章开头的一段描写：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我几个月了。

号称作家的儿子，从来没有为父亲写下一文半字。

如上文字提示性很强，扣人心弦，直击要意，哀婉动人。

再看文章结尾处作者满怀深情的文字：“当生命的笛声再也无法吹响的时候，在唯物扼杀的世界里我愿意给唯心留巴掌大的一个角落，提前告诉他我还是愿意当他的儿子……”这些描写感人至深，没有设身处地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读《绝望的笛子》，会让人想起现代作家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在对父爱的书写上这些作品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朝德写笛子是写父亲，写父亲是写父爱，写父爱是讴歌人间伟大的爱。在抒情描写上，《草木青山》中的优秀作品还不少，长篇散文《一人一指一梅花》发表后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品以昆明北郊龙泉镇司家营、麦地村、棕皮营、小窑村一带发生的故事写起，那一带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著名学者、教授们居住并留下美传的地方，作品重点围绕著名设计师、学者、作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那里的生活故事来写。文章写得凄婉动人，以“人”“指”“梅花”为焦点，逐层展开；文章以今天的情景和过去的故事交替出现，主要叙述了林徽因一家在这一带的机遇、生活，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困窘、文人气质和人格魅力，文章摘录了一些历史文献，增添了文学的现场感和感染力。此外，《月夜梨花白》是缅怀著名作家彭荆风的散文，作品以彭老对青年人的关爱、扶持过程来写，于情于理，情深意切，写出了彭老爱才如渴，提携青年的长者风范和高贵精神。

读了李朝德的散文，我在想，他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感人的力量？揣摩之后，我有一种直觉：其散文里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存在，这“抒情主人公”是

一个生活中的人，文本中的形象，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事件的评判者。通俗地说，他的许多散文都是叙事抒情散文，人物情节，故事内容充实其中，这一切都由一个“抒情叙事者”在推动，将故事演绎写得自然，将情绪渲染得传，将人性表现得真切，将艺术的魅力升华到新的境界。这种“抒情主人公”在《古村与毒水》中就有深度的表现。作品以作者家乡松林古镇的今昔变化来写，题目引人入胜，写尽了古镇的历史和人文变迁，描绘了“毒水”的历史沿革和生态变化。在作品中，“抒情主人公”反复出现，推进故事的发展和情绪的表达，“他”既是艺术形象，又是生活形象，增添了作品的现场感，突出了艺术性。简言之，《古村与毒水》是一篇结构独到，意蕴丰富的美文，它从人文到自然的描写，从现实生活到哲学思考都体现了李朝德散文的审美追求。

“美”是李朝德散文的第三个符号意义。“美”的意义首先体现在散文的形式上，它是“有意味的形式”，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感受。李朝德散文给人的美感主要是人物性格鲜活，意境刻画幽深，笔法沉稳大气。简言之，景物描写的细腻、结构设计的巧妙和语言的鲜活与整饬是李朝德散文美的能指所在，表现意义十分丰富。《古村与毒水》中，景物描写很美，古村的今昔变化，“毒水”的诡异地形，世人的神秘探幽之举都写得巧妙老到，结构天衣无缝，耐人寻味。文章金句连注，当谈及时间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写道：“时间流逝，石头永远不变，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而已”，极富哲理。《上坟记》将滇东北民间上坟习俗写得生动朴实，诙谐有趣，其中还穿插了作者幼年时夜晚路过坟场时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作品透过这些能指符号的描写，使文本中的所指意义浮出水面：那山、那水、那人纷至沓来，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跃然纸上，令人回味无穷。

李朝德上大学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受到过严格的语言文字熏陶和训练，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基础，毕业后做过3年的中学语文老师（他的散文《双面镜》中就有记录），锻炼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后来到省作协工作，长期从事文案工作使他的语言文字功底和丰富的文体写作经验更为扎实，这些积累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草木青山》，可以看出他是用规范、严谨的现代汉语写作。他是以文学家的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事物、揣摩人物性格；他是以精细的结构方式去书写故事，表达思想；他是以巧妙的方言来写作，将滇东北的民间方言、俚语的运用得心应手，使作品生动活泼，诙谐有趣，乡土气息浓烈。《看啊，那鸟那人》中有一段描写黄鼠狼偷食鸡子的文字很有味道：“黄鼠狼吸成性，只要钻进鸡舍，往往造成灭门惨案，月黑风高进行大屠杀，人一般不可能亲眼看见。”这类幽默的文字在《草木青山》中很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你想对滇东北文化、人文风情有所了解，如果你想回味曾经有过的母爱、父爱和亲情，如果你想享受花鸟虫鱼、儿童趣事带来的欢乐，那么，读《草木青山》吧，它会给你惊喜。我相信，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李朝德的精品力作还会不断出现，那一座文学的“青山”就在前面。

文艺新观

感情·境界与韵律 ——就旧体诗创作而言

宋炳龙

什么是诗？如果文体来区分，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用小说、散文、戏剧等来划分是一目了然的。要是以一些所谓的“诗”来划分什么是真正的诗，就要看诗人对诗的领悟了。不是说像诗歌文体就是诗。诗的独特之处，就是诗人要表达的思想用形象思维表达出来，达到所要表达的目的，而不是以抽象的语言来叙述所要表达的思想。总的来说，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的语言构造与其他文体有着明确的区分。

从古至今，在抒情诗中，诗与歌是分开的。在古代称能够配乐谱的为歌，不能配乐谱叫作诗，统称诗歌。不论古代诗歌与现代的诗歌，都必须具备包含真情、立意创新、联想自然、跳跃自如、集中凝练、形象生动、意境优美、虚实相等等要素。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什么是阐述心灵的体裁呢？其实就是“诗言志”。什么是“诗言志”，就是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好诗，几乎都具备了以上的要素。比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具备了以上的要点。1.这首诗包含了李白与孟浩然的真情，首首诗都是围绕送别时的感情展开了去。2.这首诗的立意新颖，在李白之前是没有一首送别诗达到这样的境界的。3.这首诗联想自然，李白通过了在黄鹤楼周围的环境与送别孟浩然情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4.跳跃自如，写诗不是像散文一样，详细地叙述，而是剪裁了恰如其分的画面，摄取了与心境相吻合的镜头，把离别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看似跳跃，其实把诗人的情怀通过画面有机地融合，浑然一体，跳跃自如。5.集中凝练，李白通过画面的剪裁，集中表达了送别时的心境，达到了高度凝练。6.形象生动，李白剪裁一组看得见摸得着的画面，使读者看到了他久久地站在黄鹤楼上送别孟浩然，是静景，而一艘挂帆的小船，从他的面前渐渐顺着江流远去，直到遥远的天水链接的地方消逝了，看不见了，他还在黄鹤楼上痴痴地望着孟浩然所乘坐的帆船消逝的地方。7.意境优美；这首诗所营造的画面，有黄鹤楼，三月的春晖，三月的鲜花、孤帆，碧空、长江的奔流，寓意寄托此情此景，无处不优美。8.虚实相生：诗人送别的情怀是不见摸不着的，而诗人通过实有的景物，将离别的感情寄托在景物之上，情景交融成为一体，色彩明快，感情深厚而不滞留，情丝不绝，处处透露着真情实感，韵味绵长。就像长江之水绵绵无期地在诗人心中流去，产生了无限的联想。李白的这首诗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这首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诗歌不仅仅是通过视觉画面来寄托感情，表达思想。还有以听觉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比如宋朝诗人赵爽的《有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首诗里的第一句所写的景色季节，人人都感受过。只是没有用这样高度的概括，以通俗易懂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心中，有个笔下无的景色。读来使人进入到了黄梅时的季节，起句统领了全诗，虽然没有写出下雨的声音，但是已经在读者的耳畔响起了缠绵的细雨之声；继而是蛙声，通过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转句，道出了《有约》的主题，相约下棋的人没有来，联想起了下棋时，棋子敲响棋盘的声音。这首用雨声、蛙声、敲棋子的声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传神地将初夏之夜特殊环境里的气氛，烘托出了深夜寂寞孤独的情怀。语言近乎口语，随意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

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也是以听觉入诗，而且还有“翠柳”视觉有机地融为一体，已达到情景交融。

什么是情景交融呢？就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形象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与听得见的声音。比如唐代诗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把下到

树林上的雪比喻成梨花开在树上，是多么的形象，多么清新自然！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把白雪覆盖的不同的山形，以银白色以及白蜡色来比喻被白雪覆盖的山，而且把静景写成了动景。为什么“蛇”会飞舞，“象”会奔驰呢？是因为诗人的视觉关系而产生的。使读者联想到下雪的时间有云雾在山间缭绕，也因为云雾的流动，山形的“银蛇”“蜡象”才在幻觉中飞舞奔驰。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一首打油诗也是写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写的是雪下在井边上，井边沿被雪覆盖了，水井里现出了窟窿，黄狗身上积上了白雪，变成了白狗，白狗身上增粗增大了，就变肿了。

以上三个比喻，诗人都是以形象来表达雪，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呈现给读者的意境就不同了，这是与诗人的修养、胸襟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境界有着天渊之别。

我认为，感情是诗的生命，是诗的灵魂，如果没有感情写的诗，即使有了形象思维，使用形象（物象）达到了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只是朽木上雕花，玩的只是写诗的技巧，是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的。

比如李白的《将进酒》，陈毅的《梅岭三首》都是以强烈的感情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澎湃着贯通全诗。前者，读来豪放消沉，情绪纷沓纠缠在一起；后者，读来大义凛然，热血沸腾，大无畏的敢于献身的精神像洪钟一样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概而言之，从抒情诗本身而言，就是要有真情实感，将真实情感通过形象思维表现出来，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才是有血有肉的诗。

李白的《将进酒》是一首古体诗里的自由诗。这首诗突破了古风与格律诗的限制，以强烈的感情为主线，放荡不羁地抒发，成为了千古绝唱。真正的好诗是以诗的内容实质来判定的，请看《唐诗三百首》里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现在有好多少写诗的人连诗的基本规律都不懂，随便冠以律诗、绝句的帽子，好像写了律诗、绝句才冠冕似的。有一些写“诗”的人，对于格律比较熟悉，每一首诗都按照格律的要求去写，就格律来说，没有什么挑剔的地方，便自以为是诗了。其实不然，他们只是按照诗的诗律去填，表面像诗，其实本质不是诗，因为缺乏了诗的命脉——感情以及形象思维。如果在这样的诗里，把他要表达的意思说通了，那也只能叫作有韵的字和词，而不是诗。

更严重的，有人写格律诗，不懂得内在联系（起承转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把不相关的辞藻，按照格律要求放在里面，前言不搭后语，杂乱无章，莫名其妙。诗，虽然不是散文，跳跃性很大，但是它的叙述顺序应该是像散文一样的递进，层次分明，有逻辑可循的。不是随便跳跃，杂乱无章。这样的“诗”，从写诗的角度去衡量，就不是诗。

再者，有的人故作知识渊博，乱用典故，造成了诗意难懂。其诗的注释比原诗的文字多数十倍，失去了诗的通俗易懂，读来让人遭罪。纵观诗歌的长河里留下来的，不被淘汰的诗，许多只是口语化的诗。把这里所说的口语化，不是大白话，是有形象思维的有逻辑的口语化，比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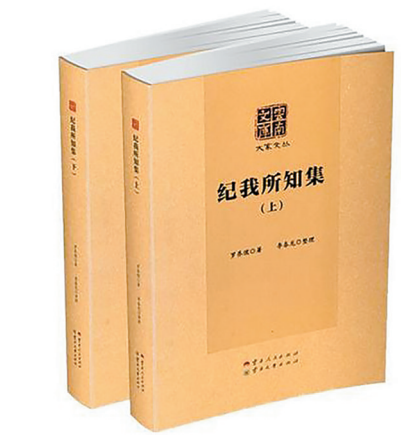
归纳下来，没有感情的，没有用形象思维作为表述酿造出优美的意境，没有起承转合的所谓“诗”，就不是诗；如果只是用干巴的文字写“诗”，即使合乎于韵律，也不是诗；如果既没有感情，也没有意境且杂乱无章的“诗”，更不是诗。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娜嬛摘珍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增加生命的长度

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读后感
叶析睿



大学时代，把罗养儒的《云南掌故》买来书，拿到之后，爱不释手。每晚宿舍关灯，我打着手电筒观看，与东晋大儒车胤的囊萤夜读叠像。2021年4月，我做客“云南国学讲坛·五华讲坛”讲《罗养儒笔下的云南近代社会》，特意找来大学时买到的那本《云南掌故》，居然已被我翻看得“散了架”。

罗养儒，又名继春，字兆熙，号古粤龙平骑士，广西昭平县人，生于1879年。罗养儒年少时，曾随在云贵总督府做幕宾的父亲罗守诚举家迁往昆明，后随家人游宦，游历云南20多个州县，记录了大量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和民俗习惯。晚清时期，罗养儒曾中过秀才，后回广西昭平老家参加乡试不第，此后再无心科举。青年时代他回到云南，先后就读法文学堂、云南政法学堂讲习所，他考取过中医执照，做过领事馆翻译、学校教员、报馆主笔，还自办过报纸、办过安全火柴厂和电机碾米厂等近代新型工厂。晚年以义务为人看病，笔耕著述为乐。1956年，受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从罗养儒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不难看出，先生不仅读过万卷书，行了万里路，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他办报、做主笔的经历，让他有机会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接触，这也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使这部“亦耗尽十年气力”，记录罗养儒“亲闻、亲眼与亲历”的《纪我所知集》，更加鲜活、更加悲悯与真实。

从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组织专家对罗养儒的遗稿《纪我所知集》展开点校，“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删掉了部分章节”，学者李春龙“另拟书名《云南掌故》付梓”，使罗养儒先生的名字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云南掌故》一经出版，立刻洛阳纸贵，起初售价48元一本的《云南掌故》，被收藏市场炒到了好

几百元。尽管出版社曾多次再版，但这部书一到书店，又立马被抢购一空，屡屡供不应求。2018年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云南文丛》，重新点校书稿，并恢复书稿的原名《纪我所知集》，收录的文章也从删节版的421篇增加到全本的483篇。

一部文史掌故书为何如此受座？笔者认为，除了史料意义外，取决于《纪我所知集》的通俗、有趣和文字的深刻。它似一幅云南版的《清明上河图》，是一曲浮华盛世的挽歌。

从1879年到1911年，罗养儒由一个婴儿步入而立之年。在这段时间，云南境内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得以平息，岑毓英等循吏通过近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元气”有所恢复。用罗养儒的话说，当时的“昆明街头即行于街头的，人亦无一愁眉苦脸者，有则遭遇大不幸的事情”，市民生活“是之谓衣食有着，生活安定”。

观察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要看这座城市，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善美”。《纪我所知集》里记载，晚清时期昆明城里大户人家会在家门口摆上一口大缸和一个缺口的碗，在大缸里盛满清水，供路人免费饮用。大户人家为什么要选择缺口的破碗供路人取水呢？天热口渴，大口饮用凉水，容易伤身体，“碗有缺口，当然以大拇指按入缺口，大拇指上有一小商穴”，既可以按摩穴位、减缓喝水的速度，保护喝水人的身体；“以缺碗置于板上，防人窃取此碗而去”，更能保证施水活动的长期进行。做好事不仅为受助者着想，同时保证了善行义举的持续性，见微知著，由此可见，近代云南人骨子里的善良、厚道，也从侧面解释罗养儒对这一时期生活的特别眷恋。

近代云南社会，列强入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明激烈碰撞，浮华盛世背后，社会危机四

伏。《纪我所知集》里记录了很多反映清末社会危机的文章，如一个长相怪异的“大头宝宝”，因为奇怪的长相和口技异，而被愚昧、强权扼杀；腾越同知胡澹，不思进取，整日吸食鸦片，耗费巨资打造出36支以“知府”“道台”“巡抚”“总督”等官职命名的精美烟枪，大口吞云吐雾，满足其官瘾和烟瘾；石屏举人朱筱园，贵为云南巡抚的座上宾，仅因为在酒楼批评地方恶势力“实大有危害于社会处，似不可不清除”，便被人“概以老拳相敬，而又一言不发，只是频频阻击”。朱举人写信清查绑匪，终无所获……罗养儒先生用诙谐、生动的文字，记录了清末云南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官场腐败及社会管理的失控，民众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中华民国成立前，国民党腐败日剧，“金圆券改革”失败，战争、苛政、飞涨的物价，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罗养儒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过着“有工得一饱，失业饿断肠”的凄苦生活。

罗养儒先生于1956年春完成《纪我所知集》书稿，至今已有67年，重读这部经典著作，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历史。我们既不要片面地讲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讲厚今薄古，对待历史，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不可复制，理所当然地将过去想象得美好无比，也不能把过去的历史片面地解释为一是处的“糟粕”。

人生短暂，相比星辰大海，人的生命，犹如白驹过隙。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直是让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墨西哥人认为，人的终极死亡是最后一个记住他的人，把他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繁衍后代，或用自己的文章、故事、生活，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以增加生命的“长度”。我家敬像罗养儒先生这样的人，“纪我所知”，真实记录下生命中点滴有趣或难忘的片段，用自己的方式增加我们生命的“长度”。

新书架

《货币秘密：云南金融往事》出版



一部全景式揭秘解读云南金融2000多年跌宕、辛酸、辉煌历史文化的纪实文学《货币秘密：云南金融往事》（陈保邦、张学芬、李涛著）日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出版发行。该书共28万字，从金融视角出发，以文学手法，以史为经，以事为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云南金融历史画卷。该书史料翔实，文笔流畅，堪称全方位展现云南金融发展史的开山之作。

郑千山